

· 蔡安妮 ·

懷念空軍二次世界大戰老兵 陳燦齡伯伯



年輕時的陳燦齡。

時間飛逝，我所崇敬的陳伯伯，前參謀總長、空軍總司令陳燦齡一級上將，已辭世一年有餘了，至今仍不時思念。

民國一〇六年三月三日星期五的上午，我哀傷地參加在第一殯儀館舉行的陳燦齡一級上將公祭奠禮與國旗覆棺儀式。親友和許多政府首長及國軍將領皆來參加，總統蔡英文女士也到場行禮。公祭後，由憲兵車隊開道，我隨著親友、國防部示範樂隊和三軍儀隊搭車到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工作人員捧著「褒揚令」、「青天白



總統蔡英文女士出席陳燦齡一級上將公祭奠禮，頒贈「褒揚令」。

日勳章證書」和「旌忠狀」，參加靈柩入土儀式。

我忍著痼疾之痛，因全身發炎、脊椎變形，步伐遲緩地推著助行車，勉強跟上親友隊伍，一步步走向國家為陳伯伯保留的安葬之所。時任空軍司令沈一鳴上將獻花，禮兵鳴槍吹安息號，樂隊奏起哀樂，完成簡單隆重的儀式。

陳伯伯一直是先父所敬佩的人，空軍官校第十八期第一名畢業，同學間暱稱為「小陳」。陳伯伯和我們一家子非常有緣，兩家人先是在嘉義市蘭井街分住一棟日式眷舍，又在臺中市貿易九村毗鄰而居，後來在臺中市的北屯新村（現改名為凌雲社區）加



陳燦齡一級上將獲頒之「青天白日勳章證書」。

蓋的三排戰鬥機飛行員宿舍，差點成為三度鄰居。陳伯伯當時因另有任命，無法搬來住，我們家就被改分配到陳伯伯原先分配到的那一戶。

由於陳家孩子多，在臺中眷區分配到的眷舍稍嫌窄小，但陳媽媽治家有方，家裡總是打理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連家具也都擦得發亮。記得幼年的我，曾童言童語地問：「陳媽媽，您家怎麼有那麼多床啊？」

陳媽媽答道：「子女多嘛！」然後帶我參觀孩子們的房間，幾個孩子跟著、搶著介紹，「這個是『老胖姊』的、那個是『小安兒』的、還有『老三兒』的、『阿四兒』的、『希五兒』的，『小狗弟兄』的。」我又問：「您家除了家具就沒別的東西了嗎？」

彩

頁

彩

頁

？」這句話可把陳媽媽逗樂了，笑著答說：「都收在櫃子裡了！」

陳伯伯工作甚忙，但回到家對兒女們總是諄諄教誨，幾位公子、千金個個彬彬有禮，待人和善。陳家真可說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典範家庭。另外，陳家說起話來都是正宗的北平腔，在一起久了，連我也跟著



民國三十四年同班畢業於美國路克基地的空軍官校第十八驅逐科（即戰鬥機組）合照。



陳堯齡一級上將同乘飛行時，手指身後，姿態挺拔地與經國號戰機機組人員合影留念。

捲舌兒，兒、兒、兒地喚著他們的小名兒，這樣的發音與腔調，對我後來學習標準英語發音竟頗有助益，真是始料未及。

回憶十幾年前先父蔡源敦生住院時，陳伯伯與石慶純伯伯由主治醫師陪同前來探病。先父見到民國三十四年同班畢業於美國路克基地的老友——「小陳」和「老排」，非常高興。

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家來到病床前殷切問候父親並祝早日康復。病房裡，陳伯伯站得筆直，一付少年英雄本色的神態，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先父病情原本有起色，後來因故病情急轉直下，不幸過世。頓失至親，身為兒女的我們措手不及，忙得暈頭轉向，竟忘了和親友父親長輩保持連繫。

先父過世後，陳伯伯、陳媽媽，還有其他空軍父親長輩，紛紛致電或來信安慰我姊弟二人，包括第十七期畢業的王德輝、張維烈、吳炳炎、廖天民、林櫻，還有第十八期畢業的楊守田、石慶純、張明鑑、饒春明、柏培立諸位父親、已過世多年第十九期畢業的鞏成亮伯伯之公子，以及我家多年鄰居的空軍退役中將李作復叔叔和李媽媽。他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四川重慶附近的各大專院校，投筆從戎，報考位於北碚的空軍官



陳堯齡一級上將盡職軍務，宵衣旰食，任內身形日漸清瘦，戮力從公精神令人感佩。

校，矢志對日本侵華抗戰到底，保家衛國的老兵。空軍父執長輩們對先父作了許多追憶，其中吳伯伯贈送親撰之回憶錄「苗驢傳奇」，使我能替先父代寫兩頁小傳，於懷念儀式中分贈親友，心裡甚是感念。

後來饒春明伯伯偕同長公子回國，我先陪同他們到新店碧潭空軍烈士公墓，向先父忠靈塔位行禮，他們再帶我去臺北市仁愛路拜訪陳伯伯、陳媽媽家。那次的拜訪，幾位老人家除了又添了些白髮外，個個都沒變，一



「褒揚令」記錄陳燊齡一級上將畢生功績。



陳燊齡一級上將擘劃空軍多項重大改革，椿齡辭世，趙知遠（第一排悼祭者）、李天羽、黃顯榮、唐飛、陳肇敏（第二排由右至左）等空軍退、現役將領均到場致意。

樣風趣健談，一樣關懷晚輩。

陳伯伯一生功勳彪炳，家中牆上懸掛著一幅巨型鏡框，陳列陳伯伯獲得的各式勳獎章。陳媽媽八十多歲了，仍然是十分注重家中整潔，且堅持自己操持家務，不假他人之手。她老人家面帶微笑跟我說：「你陳伯伯回到家，外套脫下來就順手放在椅子上，應該立刻用架子掛起來才對啊！」陳伯伯聽了，趕緊解釋：「我只不過暫時放一會兒罷了！」憶起幼時在陳家玩的情景，不禁莞爾一笑。

然後，陳伯伯帶我們走路去吃他家附近的北方口味小館，一路上陳伯伯和饒伯伯精神抖擻，聊著七十年前從軍的往事。路上我提到當時自己正在學唱「空軍軍歌」，陳伯伯將抗戰期間空軍公開徵求愛國歌曲，並以劉雪庵譜曲的這個版本，作為「空軍軍歌」的歷史典故講得清清楚楚。他老人家還和我討論起空軍軍歌歌詞，並說其中「空軍軍人」這幾個字歌詞，當年引起熱烈討論，有人建議改成「空軍軍魂」，幾經討論，最後決定不改。事隔六十多年了，陳伯伯還是不服氣地以洪亮的聲音說：「當然應該改成空軍軍魂才對啊！」

老人家聊了很多趣事，我插不上話，一邊聆聽，一邊在兩位長輩熱心招呼下，趁機吃了很多餡兒餅、湯包、牛肉燒餅、蒸餃、小米稀飯。陳伯伯說，北方人稱「稀飯」，南方人稱「粥」。我告訴他，我爸稱「稀飯」，而且也愛帶孩子們吃北方館子。

據先父說，以前在中國大陸鄉下，稀飯是專給老年人吃的，有時加點白糖添味，因鄉下生活困苦，經濟困難，只有過生日的孩子，才有蛋吃；有一回，我年幼的六叔過生日，祖母煎了個荷包蛋，藏在六叔米飯下，其他孩子都知道，吃飯時大家直說：「

「餛飩、餛飩」（雞蛋）。六叔不知大家說什麼，等發現飯底下藏著的蛋，笑得樂不可支。

先父過世不久，就接到陳媽媽的安慰電話，那通電話談了很久。陳媽媽說有一件事情，問我會不會怪陳伯伯？陳媽媽說，當年我約五、六歲，父母考慮離婚，父親懇求住在嘉義的幾位父執到法庭作見證人。石伯伯和饒伯伯到了法庭外，看到母親哭著說不願離婚的模樣，兩個人都「腿軟」（石伯伯追憶時說的），無法作見證人；最後是由陳伯伯當「壞人」，擔任我父母離婚的見證人。

兩個弟弟年紀尚幼，不會表達，因此當時對於父母離婚之事，反對最強烈的就是我。記得母親離家的那個夜晚，我事前不知情，但有預感，一夜沒睡，聽到客廳的腳步聲，我立刻跳下床，衝進客廳，果然看到母親提著皮箱，父親正要送母親走，我死命扯著媽媽的手大哭：「媽！妳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當時住克難新村，鄰居們應該都聽到我驚人的哭喊聲，但沒人敢出來聲援年幼的我。電話中我安慰陳媽媽，說我知道父母是因個性不合才協議離婚，不會怪陳伯伯。沒想到先父生前沒回憶這件事，反倒是陳伯伯一直記掛在心裡，真

是位敦厚重情的長者。

民國一〇〇年春季，饒春明伯伯偕二公子再回國，告訴我陳伯伯昏迷不醒人事，送抵三軍總醫院的不幸消息，我們本來打算到醫院訪視；但考慮此時探病，可能對家屬造成不便，未能成行。沒想到，饒伯伯回美國後不久突然過世。如今陳伯伯也已仙逝，往事歷歷，不禁潸然淚下，想起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生前喜歡的一句軍歌歌詞：老兵不死，只會逐漸凋謝（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希望陳媽媽和兒女們能節哀順變！陳伯伯永遠活在晚輩心中。



作者在五指山國軍公墓參加陳榮齡一級上將的靈柩入土儀式。

